

程



列傳卷第一百二十四

宋史三百六十五

開禧會同司上柱國魯國公兼書右丞相兼樞密使都總制

岳飛

岳飛字鵬舉

相州湯陰人世力農父和能節食以濟  
饑者有耕侵其地割而與之貫其財者不責償飛生  
時有大禽若鵠飛鳴堂上因以為名未彌月河決內  
黃水暴至母姚抱飛坐甕中衝濤及岸得免人異之  
少負氣節沈厚寡言家貧力學尤好左氏春秋孫吳  
兵法生有神力未冠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學射於周



同盡其術能左右射同死朔望設祭於其家父義之  
曰汝為時用其殉國死義乎宣和四年真定宣撫劉  
懿募敢戰士飛應募相有劇賊陶俊曹進和飛請百  
騎滅之遣空偽為商入賊境賊掠以充部伍飛遺百  
人伏山下自領數十騎逼賊壘賊出戰飛陽北賊來  
追之伏兵起先所遣卒擒俊及進和以歸康王至相  
飛因劉浩見命招賊吉倩倩以眾三百八十人降補  
承信即以鐵騎三百往李固渡嘗敵敗之從浩解東  
京圍與敵相持於滑南領百騎習兵河上敵猝至飛  
麾其徒曰敵雖眾未知吾虛實當及其未定擊之乃

獨馳迎敵有梟將舞刀而前飛斬之敵大敗遷秉義  
郎諱留守宗澤戰開德曹州皆有功澤大奇之曰爾  
勇智才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  
以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  
心澤是其言康王即位飛上書數千言大略謂陛下  
已登大寶社稷有主已足伐敵之謀而勤王之師日  
集被方謂吾素弱宜乘其怠擊之黃潛善汪伯彥輩  
不能承聖意恢復奉車駕日益南恐不足擊中原之  
望臣願陛下乘敵穴未固親率六軍北渡則將士作  
氣中原可復書聞以越職奪官歸詣河北招討使張



所所待以國士借補修武卽充中軍統領所問曰汝  
能敵幾何飛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樂於曳柴  
以敗荆吳教禾種以收穀皆講定也然嬰然曰君殆  
非行伍中人飛曰諾之曰國家都汴恃河以爲固  
苟馮據要衝峙列重鎮一守守國則諸城或燒或救  
金人不能窺河高而守之根本之地固矣拓撫誠能  
提兵壓境飛唯命是從所大喜借補武經卽命從王  
彥渡河至新鄉金兵盛彥不敢進飛獨引所部鏖戰  
奪其壽縣而歸諸軍爭奮遂拔新鄉翌日戰侯兆川身  
被十餘創士皆死戰又敗之夜屯石門山下或傳金

兵復至一軍皆驚飛堅卧不動金兵卒不來食盡走  
彥壁乞糧彥不許飛引兵益北戰于太行山擒金將  
拓跋耶烏居數日復遇敵飛單騎持丈八鐵槍刺殺  
黑風大王敵衆敗走飛自知與彥有隙復歸宗澤為  
留守司統制澤卒杜充代之飛居故職二年戰胙城  
又戰黑龍潭皆入捷此間初保護陝寢大戰汜水關  
射殪金將大破其衆駐軍竹盧渡與敵相持選精銳  
三百伏前山下令各以新鋤交縛兩京夜半襲四端  
而舉之金人疑援兵至驚潰三年賊甚衆言魯成孔  
舟等合衆五十萬彥明飛所部僅八百衆懼不



敵飛曰吾為諸君破之左挾弓右運矛橫衝其陣賊  
亂大敗之擒賊社叔孫海於東明借補英州刺史  
史黃善圍陳州飛與清河擒其將孫勝孫清授真  
刺史社充荆南軍飛曰中原地大不可棄今一  
舉足此地非我有他日豈復取之非數十萬眾不可  
充不聽遂與俱歸師次鐵路步遇賊張用至六人遇  
李成與戰皆敗之成遣輕騎劫憲臣攜軍銀帛飛進  
兵掩擊之成奔江西時命充守建康金人與成合寇  
烏江充閉門不出飛泣諫請視師充竟不出金人遂  
由馬家渡渡江充遣飛等迎戰王瓌生不道諸將皆潰

獨飛力戰會充已降金諸將多行剽掠惟飛軍秋毫無所犯兀术趨杭州飛要擊至廣德境中六戰皆捷擒其將王權俘簽軍首領四十餘察其可用者結以恩遣還令夜斫營縱火飛乘亂縱擊大敗之駐軍鐘村軍無見糧將士忍饑不敢擾民金所籍兵相謂曰此岳爺爺軍爭來降附四年兀术攻常州宜興令迎飛移屯焉盜郭吉聞飛來遁入湖飛遣王貴傳慶追破之又遣辯士馬皐林聚盡降其衆有張威武者不從飛單騎入其營斬之避地者賴以免圖飛像祠之金人再攻常州飛四戰皆捷尾襲於鎮江東又捷戰



于清水亭又大捷橫屍十五里兀朮趨建康飛設伏  
牛頭山待之夜令百人黑衣混金營中擾之金兵驚  
自相攻擊兀朮次龍灣飛以騎三百步兵二千馳至  
新城大破之兀朮奔淮西遂復建康飛奏建康爲要  
害之地宜選兵固守仍益兵守淮拱護腹心帝嘉納  
兀朮歸飛邀擊于靜安敗之詔討戚方飛以三千人  
營于苦嶺方遁俄益兵來飛自領兵千人戰數十合  
皆捷會張俊兵至方遂降范宗尹言張俊自浙西來  
盛稱飛可用遷通泰鎮撫使兼知泰州飛辭乞淮南  
東路一重難任使收復本路州郡乘機漸進使山東  
河北河東京畿等路次第而復會金攻楚急詔張俊  
援之俊辭乃遣飛行而命劉光世出兵援飛飛屯三  
塹爲楚援尋抵承州三戰三捷殺高太保俘會長七  
十餘人光世等皆不敢前飛師孤力寡楚遂陷詔飛  
還守通泰有旨可守即守如不可但於沙洲保護百  
姓伺便掩擊飛以泰無險可恃退保柴墟戰于南霸  
橋金大敗渡百姓於沙上飛以精騎二百殲金兵不  
敢近飛以泰州失守待罪紹興元年張俊請飛同討  
李成時成將馬進犯洪州連營西山飛曰賊貪而不  
慮後若以騎兵自上流絕生米渡出其不意破之必



先史列傳卷一百四十五  
矣飛請自爲先鋒俊大喜飛重鎧躍馬潛出賊右突其陣所部從之進大敗走筠州飛抵城東賊出城布陣十五里飛設伏以紅羅爲幟上刺岳字選騎二百隨幟而前賊易其少薄之伏發賊敗走飛使人呼曰不從賊者坐吾不殺汝坐而降者八萬餘人進以餘卒奔成于南康飛夜引兵至朱家山又斬其將趙萬成聞進敗自引兵十餘萬來飛與遇於樓子莊大破成軍追斬進成走蘄州降僞齊張用寇江西用亦相人飛以書諭之曰吾與汝同里南薰門鐵路步之戰皆汝所悉今吾在此欲戰則出不戰則降用得書曰

果吾父也遂降江淮平俊奏飛功第一加神武右軍副統制留洪州彈壓盜賊授親衛大夫建州觀察使建寇范汝爲陷邵武江西安撫李回檄飛分兵保建昌軍及撫州飛遣人以岳字幟植城門賊望見相戒勿犯賊黨姚達饒青逼建昌飛遣王萬徐慶討擒之升神武副軍都統制二年賊曹成擁衆十餘萬由江西歷湖湘據道賀二州命飛權知潭州兼權荆湖東路安撫都總管付金字牌黃旗招成成聞飛將至驚曰岳家軍來矣即分道而遁飛至茶陵奉詔招之成不從飛奏比年多命招安故盜力強則肆暴力屈則



就招苟不略加勦除逢蠱起之衆未可遽殄許之飛入  
賀州境得成謀者縛之帳下飛出帳調兵食吏曰糧  
盡矣柰何飛陽曰姑反茶陵已而顧謀若失意狀頓  
足而入陰令逸之謀歸告成成大喜期翌日來追飛  
命士蓐食潛趨遶嶺未明已至太平塲破其砦成據  
險拒飛飛麾兵掩擊賊大潰成走據北藏嶺上梧關  
遣將迎戰飛不陣而鼓士爭奮奪二隘據之成又自  
桂嶺置砦至北藏嶺連控隘道親以衆十餘萬守蓬  
頭嶺飛部才八千一鼓登嶺破其衆成奔連州飛謂  
張憲等曰成黨散去追而殺之則贖從者可憫縱之

則復聚爲盜今遣若等誅其酋而撫其衆慎勿妄殺

累主上保民之仁於是憲自賀連一徐慶自邵道王貴

自郴桂招降者二萬與飛會連州遣兵追成成走宣

撫司降時以盛夏行師瘴地撫循有方士無一人死

瘡者嶺表軍授武安軍承宣使屯江州甫入境安撫

李回擻飛捕劇賊馬友郝通劉忠之通李宗亮張武

皆平之二年春召赴行在江西宣武劉大中奏飛兵

有紀律人恃以安今赴行在恐盜稽起不果行時度

吉盜連兵寇掠循梅廣惠英韶南雄南安建昌汀邵

武諸郡帝乃專命飛平之飛至虔州固石洞賊彭文



悉眾至雲都迎戰躍馬馳突飛麾兵命馬上擒之餘  
 首退保固石洞洞高峻環水止一徑可入飛列騎山  
 下令皆持滿烈明遣死士疾馳登山賊眾亂棄山而  
 下騎兵圍之賊呼丐命飛令勿殺受其降投徐慶等  
 方略捕諸郡餘賊皆破降之初以隆古震驚之故密  
 旨令飛屠虔城飛請誅首惡而赦脅從不許請至三  
 四帝乃曲赦人感其德繪像祠之餘寇高舉張成犯  
 袁州飛遣王貴平之秋入見帝手書精忠告飛字製  
 旗以賜之授鎮南軍承宣使江南西路沿江制置使  
 又改神武後軍都統制仍制置使李山吳全吳錫李

橫牛臯皆隸焉偽齊遣李成挾金人入侵破襄陽唐  
 鄧隨郢諸州及信陽軍湖寇楊么亦與偽齊通欲順  
 流而下李成又欲自江西陸行趨兩浙與么會帝命  
 飛為之備四年除蕪荆南鄂岳州制置使飛奏襄陽  
 等六部為恢復中原基本今當先取六部以除心膂  
 之非李成遠遁然後加兵湖湘以殄群盜帝以諭趙  
 鼎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遂授黃復州漢陽軍  
 德安府制置使飛渡江中流顧幕屬曰飛不擒賊不  
 沙此江抵郢州城下偽將京超號萬人敵乘城拒飛  
 飛鼓眾而登超投崖死復郢州遣張憲徐慶復隨州



四百八十一  
飛趣襄陽李成迎戰左臨襄江飛笑曰步兵利險阻  
騎兵利平曠成左列騎江岸古列步兵平地雖衆十萬  
何能爲舉鞭指王貴曰爾以長槍少卒擊其騎兵指  
牛臯曰爾以騎兵擊其步兵卒合戰馬應捨而斃後騎  
皆擁入江步卒死者無數成夜遁復襄陽劉豫益成  
兵屯新野飛與王萬夾擊之連破其衆飛奏金賊所  
愛稚子女金帛志已驕惰劉豫結僞人心終不忘宗  
如以精兵二十萬直搗中原恢復以疆誠易爲力襄  
陽隨郢地皆膏腴苟行營田其利不溥巨候糧足即  
過江北勦戮敵兵時方重深入之舉而營田之義自

是興矣進兵鄧州成與金將劉合亭董列砦拒飛飛  
遣王貴張憲掩擊賊衆大潰劉合亭董僅以身免賊  
黨高仲退保鄧城飛引兵一鼓拔之擒高仲復鄧州  
帝聞之喜曰朕素聞岳飛行軍有紀律未知能破敵  
如此又復唐州信陽軍襄漢卒飛辭制置使乞委重  
臣經畫荆襄不許趙鼎奏湖北鄂岳最爲上流要害  
乞令飛屯鄂岳不惟江西藉其聲勢湖廣江浙亦獲  
安妥乃以隨郢唐鄧信陽並爲襄陽府路議飛飛移  
屯鄂授清遠軍節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封  
武昌縣開國子元木劉豫合兵圍廬州帝三札命飛



解圍提兵趨廬偽齊已驅甲騎五千逼城飛張岳字  
 旗與精忠旗金兵一戰而潰廬州平飛奏襄陽等  
 郡人戶闕半糧乞量給官錢免官私逋負州縣官少  
 招集流亡為殿最五年入覲封母國夫人授飛鎮寧  
 崇信軍節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進封武昌  
 郡開國侯又除荆湖南北襄陽路制置使神武後軍  
 都統制命招捕楊么飛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  
 曰兵向常顧用之何如身先遣使招  
 曰岳節使號令如山若與之敵萬無  
 節使誠信必善遇我遂降飛表授信  
 王理不如往降  
 武義大夫單騎

如其部將佐皆曰子知逆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  
 道欲復遣子至湖中視其可乘者擒之可勸者招之  
 如何佐感泣誓以死報時張浚以都督軍事至潭參  
 政席益與浚語疑飛玩寇欲以聞浚曰岳侯忠孝入  
 也兵有深機胡可易言益慙而止黃佐龔周倫若殺  
 倫擒其統制陳貴等飛上其功遷武功大夫統制任  
 士安不稟王瓌令軍以此無功飛鞭士安使餽賊曰  
 三日賊不平斬汝士安宣言岳大尉兵二十萬至矣  
 賊見止士安軍併力攻之飛設伏士安戰急伏四起  
 擊賊賊走會口浚還防秋飛袖小圖示浚浚欲俟來



生議之飛曰已有定畫都督能少留不八日可破賊  
 浚曰何言之易飛曰王四廂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  
 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水戰我短彼長以所短攻所長  
 所以難若因敵將用敵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  
 之託使孤立而後以王師乘之八日之內當俘諸酋  
 浚許之飛遂如鼎州黃佐招楊欽來降飛言曰楊欽  
 驍悍既降賊腹心潰矣表授欽武義大夫禮遇甚厚  
 乃復遣歸湖中一兩日欽說余端劉詵等降飛詭罵欽  
 曰賊不盡降何志也杖之復令入湖是夜掩賊營降  
 其衆數萬公負山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

如飛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飛伐君山木為巨筏  
 塞諸港以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  
 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則草木壅積舟輪  
 礙不行飛亟遣兵擊之賊奔港中為筏所拒官軍乘  
 筏張半韋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盡壞多投水牛  
 臯擒斬之飛入賊壘餘酋驚曰何神也俱降飛親行  
 諸砦慰撫之縱老弱歸曰為少壯為軍果八日而賊  
 平浚嘆曰岳侯神筆也初賊恃其險曰殺死我者除  
 是飛來至是人以其言為讖獲賊舟千餘郭浩水軍  
 為沿江之冠詔兼勸諭制置使飛以目疾之辭置事



四日  
下許加檢校少保進封公還軍鄂州除荆湖南北襄陽路招討使六年太行山寇義社梁興等二百餘人慕飛善率衆來歸飛入覲面陳襄陽自收復後未置監司州縣無以按察帝從之以李若虛為京西南路提舉兼轉運提刑又令湖北襄陽府路自知州通判以下賢否許飛得自黜陟張浚至江上會諸大帥獨稱飛與韓世忠可倚大事命飛屯襄陽以窺中原曰此君素志也飛移軍京西改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除宣撫副使置司襄陽命杜武昌調雷谷岷急降制起飛扶掖還廬山連奉之繼密不許衆詔趣起乃就

又命宣撫河東節制河北路首領土貴等攻虢州下之獲糧十五萬石降其衆數萬張浚曰飛措畫甚大今已至伊洛則太行一帶山砦必有應者飛遣楊再興進兵至長水縣再戰皆捷中原響應又遣人焚秦州糧九月劉豫遣子麟猊分道寇淮西劉光世欲舍廬州張俊欲棄盱眙同奏召飛以兵東下欲使飛當其鋒而已得退保張浚謂岳飛一動則襄漢何所制力沮其議帝慮俊光世不足任命飛東下飛自破曹成平楊公凡六年皆盛夏行師致日疾至是甚聞詔即日啓行未至麟敗飛奏至帝語趙鼎曰劉麟敗北



不足喜諸將知尊朝廷為可喜遂賜札言敵兵已去  
淮鄧不須進發其或襄鄧陳蔡有機可乘從長措置  
飛乃還軍時偽齊屯兵窺唐州飛遣王貴董先等攻  
破之焚其營奏圖蔡以取中原不許飛召貴等還七  
年入見帝從容問曰卿得良馬否飛曰臣有二馬日  
啖芻豆數斗飲泉一斛然非精潔即不受介而馳初  
不甚疾比行百里始奮氣自午至酉猶可二百里襁  
鞍甲而不息不汗若無事然此其受大而不苟取力  
裕而不求道遠之材也不幸相繼以死今所乘者  
日不過數升而秣不擇泉攬繼不為喘蹄

疾驅甫百里力竭汗喘始欲斃然此其寡取易盈好  
逞易窮駕鈍之材也帝稱善曰卿今議論極進拜大  
尉繼除宣撫使兼營田大使從幸建康以王德用  
立隸飛詔諭德等曰聽飛號令如朕親行飛數言帝  
論恢復之略又手疏言金人所以立劉豫於江南蓋  
欲荼毒中原以中國攻中國粘罕因得休兵觀釁臣  
欲聖一假臣月日便則提兵趨京洛據河陽以潼  
關以號召五路叛將既還遣士師前進拔公乘  
六而走河北京畿陝右可以盡復然後分兵濟洛經  
略兩河如此則劉豫成擒金人可滅社稷長久一計



實在此舉帝曰有臣如此顧復何憂進止之機朕  
不亡制又召至寢閣命之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命  
節制光州飛方圖大舉會奏檄主和遂不以德瓊兵  
隸飛詔詣都督府與張浚議事浚謂飛曰王德淮西  
軍所服浚欲以為都統而命呂祉以督府參謀領之  
如何飛曰德與瓊素不相下一旦握之在上則必爭  
呂尚書不習軍旅恐不足服衆浚曰張宣撫如何飛  
曰恭而寡謀尤瓊所不服浚曰然則揚沂中爾飛曰  
沂中視事等爾豈能馭此軍浚韜然曰浚固知非太  
尉不可飛曰都督以正問飛不取不盡其愚豈以得

兵為念耶即日上章乞解兵柄終喪服以張憲攝軍  
事步歸廬毋墓側浚怒奏以張宗元為宣撫判官監  
其軍帝累詔趣飛還踐飛力辭詔幕屬造廬以死請  
凡六日飛趨朝待罪帝慰遣之宗元還言將和士銳  
人懷忠孝皆飛訓養所致帝大悅飛奏比者寢閣之  
命或謂聖斷已堅何至今尚未決臣願提兵進討順  
天道因人心以曲直為老壯以逆順為強弱萬全之  
効可必又奏錢塘僻在海隅非用武地願陛下建都  
上滋用漢光武故事親率六軍往來督戰庶將士知  
聖意所向人人用命未戰而麗瓊叛浚始悔飛復奏



願進屯淮甸伺便擊瓊期於破滅不許詔駐師二州為  
淮水後飛知劉豫結粘罕而兀朮惡劉豫可以阻而  
動會軍中得兀朮謀者飛陽責之曰汝亦吾軍中人  
張斌耶吾向遣汝至齊約誘至四太子汝往不復來  
吾繼遣人問齊已許我今冬以會合寇江為名致四  
太子于清河汝所持書竟不至何背我耶謀者遂死  
即詭服乃作蠟書言與劉豫同謀誅兀朮事因謂謀  
曰吾今值汝復遣至齊問舉兵期割股納書戒勿泄  
謀歸以書示兀朮兀朮大驚馳白其主遂廢豫飛奏  
宣來廢豫之際擣其不備長驅以取中原不報八年

還軍鄂州王庶視師江淮飛與庶書今歲若不舉兵  
當納節請閑庶甚壯之秋召赴行在命詣資善堂見  
皇太子飛退而喜曰社稷得人矣中興基業其在是  
乎會金遣使將歸河南地飛言金人不可信和好不  
可恃相臣謀國不臧恐貽後世譏擢銜之九年以復  
河南大赦飛表謝萬和議不使之意有唾手燕雲復  
儲報國之語授開府儀同三司飛力辭謂今日之事  
可危而不可安可憂而不可賀可訓兵飭士謹備不  
虞而不可論功行賞取笑敵人三詔不受帝溫言獎  
諭乃受會遣士儀謁諸陵飛請以輕騎從西歸嘗欲



觀舉以伐謀又秦金人無事請和此必有肘腋之虞名  
以地歸我實寄之也檜曰帝止其行十年金人攻拱  
亭劉錡告急命飛馳援飛遣張憲姚政赴之帝賜札  
曰設施之方一以委卿朕不遠度飛乃遣王貴守阜  
董先楊鼎興孟邦傑李寶等分布經略西京汝鄭頴  
昌陳曹見奏諸郡又命梁興渡河糾合忠義社取河  
東北州縣又遣兵東援劉錡西援郭浩自以其軍長  
驅以關中原將發密奏言先正國本以安人心然後  
不常厥居以示無志復讎不意帝得奏大褒其忠授  
少保河南府路陝西河東

路招討使未幾所遣諸  
將分道出戰飛自以輕  
大懼會龍虎大王議以爲  
誘致其師併力一戰中外  
飛曰金人伎窮矣乃日出  
虎大王曰天大王與韓常  
騎兵直貫其陣飛之曰不  
屍布野初兀朮有勁軍皆  
號揚子馬官軍不能當是  
步卒以府札刀入陣勿仰  
視第听馬足揚子馬相連

宋史三百六十五



一馬作二馬不能行官軍奮擊遂大敗之兀朮大慟  
 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已矣兀朮益兵來部將  
 王剛以五十騎見敵遇之奮斬其將飛時出視戰地  
 望見黃塵蔽天自以四十騎突戰敗之方圍城再捷  
 飛謂雲曰賊屢敗必還攻穎昌汝宜速接三貴既而  
 兀朮果至貴將遊奕雲將背鬼戰于城西雲以騎兵  
 八百據前決戰步軍張左右翼繼之殺兀朮皆復金  
 吾副統軍粘罕密字董兀朮遁去梁興會太行忠義  
 及兩河豪傑等累戰皆捷中原大震飛奏興等過河  
 人心願歸朝廷金兵累敗兀朮等皆令老少北去正

中興之機飛進軍朱仙鎮距汴京四十五里與兀朮  
 對壘而陣遣驍將以背背戰五百餘人擊大破之兀朮  
 遁還汴京飛檄梁興等行視諸陵墓治之先是紹興  
 五年飛遣梁興等布德意招結兩河豪傑山此有年  
 孫謀等欽兵固堡以待王師李通朝清李寶李興張  
 恩孫興等舉眾來歸金人動息山川險要一時皆得  
 其官軍盛盛相開德澤溢不終汾隰之境皆期日與兵  
 與官軍會其所指旗以兵為號父老百姓爭挽車牛  
 牛載糗糧以餽義軍頂盆焚香迎候者充滿道路自  
 燕以南金號令不行兀朮欲發軍以抗飛河地無一



人後者乃嘆曰自我起北方以來未有如今日之盛  
嗣金帥烏陵思謀等號衆亦不能制其下但謝之  
曰毋輕動俟吾家軍來即降金統制王鎮統領崔慶  
將官三顯等處率等皆率所部降以至禁衛龍虎  
大王下乞者千戶高勇之屬皆密受飛旗腰自北方  
來降金將軍等常欲以五世兩衆內附飛大言語其下  
曰自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爾方指日渡河而擒欲  
書淮以北棄之風聲至臣請班師飛奏金人銳氣沮喪  
盡棄輜重悉走渡河豪傑向風士卒用命時不再來  
機難輕失擒知飛志銳不可回乃先請張俊揚沂中

等歸而後言飛孤軍不可久留令班師一日奉十  
二金字牌飛憤恸泣下東向再拜曰十年之力廢於  
一旦飛班師民遮馬慟哭訴曰我等戴香盆運糧草  
以迎官軍金人悉知之相公去我輩無噍類矣飛亦  
悲泣取詔示之曰吾不得擅留哭聲震野飛留五日  
以待其徒從而南者如市亟奏以漢上六郡關口處  
之方兀木棄亦去有書生叩馬曰太子母走岳少保  
且退矣兀木曰岳少保以五百騎破五十萬京城日  
夜守其來何謂可守生曰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  
將能立功於外者岳少保且不免况欲成功乎兀木



情遂留飛旣歸所得州縣旋復失之飛力請解兵柄  
不許自廬入覲帝問之飛拜謝而已十一年謀叛金  
分道渡淮飛請合諸帥之兵破敵兀朮韓常與龍虎  
大王疾驅至廬帝趣飛應援凡十七札飛策金人舉  
國南來巢穴必虛若長驅京洛以擣之彼必奔命可  
坐而敵時飛方苦寒嗽力疾而行又恐帝急於退敵  
乃奏臣如擣虛勢必得利若以為敵方在近未暇遠  
圖欲乞親至斷黃以議攻却帝得奏大喜賜札曰卿  
苦寒疾乃為朕行國爾忘身誰如卿者師至廬州金  
兵望風而遁飛還兵于舒以俟命帝又賜札以飛小

心恭謹不專進退為得體兀朮破濠州張俊駐軍黃  
連鎮不敢進楊沂中遇伏而敗帝命飛救之金人聞  
飛至又遁時和議既決檜患飛異已乃密奏召三大  
將論功行賞韓世忠張俊已至飛獨後檜又用參政  
王次翁計俟之六七日既至授樞密副使位參知政  
事上飛固請還兵柄五月詔同俊往楚州措置邊防  
總韓世忠軍還駐鎮江初飛在諸將中年最少以列  
校拔起累立顯功世忠俊不能平飛屈已下之幕中  
輕銳教飛勿苦降意金人攻淮西俊分地也俊始不  
敢行師卒無功飛聞命即行遂解廬州圍帝授飛兩



鎮節俊益耻楊么平飛獻俊世忠樓船各一兵械畢  
備世忠大悅俊反忌之淮西之役俊以前途糧乏詠  
飛飛不爲止帝賜札褒諭有曰轉餉艱阻卿不復顧  
俊疑飛漏言還朝反倡言飛逗留不進以乏餉爲辭  
至視世忠軍俊知世忠忤檜欲與飛分其背嵬軍飛  
義不肯俊大不悅及同行楚州城俊欲修城爲備飛  
曰當戮力以圖恢復豈可爲退保計俊變色會世忠  
軍吏景著與總領胡紉言二樞密若分世忠軍恐至  
生事紉上之朝檜捕著下大理寺將以扇搖誣世忠  
飛馳書告以檜意世忠見帝自明俊於是大憾飛遂

倡言飛議棄山陽且密以飛報世忠高害檜檜大怒  
初檜逐趙鼎飛每對客嘆息又以恢復爲己世不肯  
附和議讀檜奏至德無常師主善爲師之語惡其欺  
罔恚曰君臣大倫根於天性大臣而忍面謾其主耶  
兀术遺檜書曰汝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爲河北圖  
必殺飛始可和檜亦以飛不死終梗和議已必及禍  
故力謀殺之以諫議大夫万俟卨與飛有怨風高劾  
飛又風中丞何鑄侍御史羅汝楫交章彈論大率謂  
今春金人攻淮西飛路至舒蘄而不進比與俊地兵  
淮上又欲棄山陽而不守飛累章請罷樞柄尋還兩



鎮節充萬壽觀使奉朝請檜志未伸也又諭張俊令  
劫王貴誘王俊誣告張憲謀還飛兵檜遣使捕飛父  
子證張憲事使者至飛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初  
命何鑄鞫之飛裂裳以背示著有盡忠報國四大字  
深入膚理既而閱實無左驗鑄明其無辜改命乃侯  
尚尚誣飛與憲書令虛申探報以動朝廷雲雲書  
令措置使飛還軍言其書已焚飛坐繫兩月無可  
者或教尚以其書所指准西事爲言尚言曰置  
飛家取當請御札以成迹又通孫某等  
詔追還命評事元龜年取行兩時日雜定之傳

獄歲暮獄下成會書小紙付獄即報飛死時年三  
十九雲棄市等從家嶺南幕屬于鵬等從坐者  
六人初飛在獄大理寺丞李若樸何彥猷大理卿薛  
仁輔並言飛無罪尚俱劾去宗正卿士儂請以百口  
保飛尚亦劾之竄死建州布衣劉允升上書訟飛冤  
下棘寺以死凡傳成其獄者皆遷轉有差獄之將上  
也韓世忠不平詣檜詰其實檜曰飛子雲與張憲書  
雖不明其事體莫須有世忠曰莫須有三字何以服  
天下時洪皓在金國中蠟書馳奏以爲金人所畏服  
者惟飛至以父呼之諸酋聞其死酌酒相賀飛至孝



母留河北遣人求訪迎歸母有痼疾藥餌必親母卒  
水漿不入口者三日家無姬侍吳玠素服飛願與交  
驩飾名妹遺之飛曰主上宵旰豈大將安樂時却不  
受玠益敬服少豪飲帝戒之曰卿異時到河朔乃可  
飲遂絕不飲帝初為飛營第飛辭曰敵未滅何以家  
為或問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  
死天下平矣師每休舍課將士注坡跳壕皆重鎧習  
之子雲嘗習注坡馬蹶怒而鞭之卒有取民麻一縷  
以束芻者立斬以徇卒夜宿民開門願納無敢入者  
軍號凍死不拆屋餓死不上山掠卒有疾躬為調藥諸

將遠戍遣妻問勞其家死事者哭之而育其孤或以  
子婚其女凡有頒犒均給軍吏秋毫不私善以少擊  
衆欲有所舉盡召諸統制與謀謀定而後戰故有勝  
無敗倅遇敵不動故敵為之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  
難張俊嘗問用兵之術曰仁智信勇嚴闕一不可調  
軍食必覺額曰東南民力耗敝極矣荆湖平募民營  
田又為屯田歲有漕運之半帝手書曹操諸葛亮羊  
祐三事賜之飛跋其後獨皆操為盜賊而鄙之尤檜  
所惡也張所死飛感舊恩鞠其子宗本奏以官李寶  
自楚來歸韓世忠留之寶痛哭願歸飛世忠以書來



詔飛復曰均為國家何分彼此世忠嘆服襄陽之役  
好賢禮士覽經史雅歌投壺恂恂如書生每辭官必  
曰將士効力飛何功之有然忠憤激烈議論持正不  
挫於人卒以此得禍檜死議復飛官乃侯高謂金方  
願和一旦錄故將疑天下心不可及紹興末金益猖  
獗太學正程宏圖上書訟飛冤詔飛家自便初檜惡  
岳州同飛姓改為純州至是仍舊中丞汪澈宣撫荆  
襄故部曲合辭訟之哭聲震孝宗詔復飛官以禮  
改葬賜錢百萬示其後悉官之建廟於鄂號忠烈侯

熙六年謚武穆嘉定四年追封鄂王 子雲當襄襄  
雲

雲飛養子年十二從張憲戰多得其方軍中呼曰贏  
官人飛征伐未嘗不與數立奇功飛惡之每戰以  
手握兩鐵椎重八斤先諸軍登城攻下隨州又攻  
破鄧州襄漢平功在第一飛不三逾年張浚曹翰之始  
還武翼節楊公平功亦第一又下上張浚庶得其實  
曰岳侯避寵榮棄別康矣未得為公也奏乞擢異數  
飛力辭不受公嘗以詩言德三奇飛辭曰士卒曰日天右  
立奇功始沾一級中書遂然崇資何以服眾累表不



受穎昌大職無慮千載山入行體被百餘創甲裳  
為赤以功遷忠州防營又辭命帶枷器械飛又  
力辭之終去武大元提舉觀兒年二十三孝宗  
初與飛同復元官以提舉官使雷忠  
訓即閣門祗候贈武略郎霖朝散大夫敷文閣待制  
贈大中大夫初飛下獄檜令親黨王會搜其家得御  
札數篋東之左藏南庫霖請於孝宗還之霖子珂以  
淮西十五御札辨駮彙次凡出師應援之先後皆可  
考嘉定間為穎天姪誣集五卷天定錄二卷上之震  
朝奉大夫提舉江南東路茶鹽公事震修武郎閣門

試候

冷曰西漢而下若韓彭絳灌之為將代不乏人求其  
文武全器仁智並施如宋岳飛者一代豈多見哉史  
補關雲長通春秋左氏學然未嘗見其文章飛北伐  
軍至汴梁之朱仙鎮有詔班師飛自為表答詔忠義  
之言流出肺腑真有諸葛孔明之風而卒死於秦檜  
之手蓋飛與檜勢不兩立使飛得志則金讎可復宋  
耻可雪檜得志則飛有死而已昔劉宋殺檀道濟道  
濟下獄嗔曰自壞汝萬里長城高宗忍自棄其中  
原故忍殺飛嗚呼冤哉嗚呼冤哉

宋史卷一百一十四



列傳卷第一百二十五

宋史三百六十六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守單國重節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勅修

劉錡

吳玠

吳璘子玠

劉錡字信叔德順軍人澶州軍節度使仲武第九子也美儀狀善射聲如洪鐘嘗從仲武討牙門水斛滿以箭射之逆箭水逆曲以一大壺以人服其精宣和間用高俅為將錡與之不和俅高宗即位錡行武後錡得否見音之始錡與之不和俅高宗即位錡行武後右都護與夏人戰錡與之不和俅高宗即位錡行武後



來張俊宣撫陝西一見奇其才以爲原經略使兼  
 知渭州浚合三路帥漢子官軍慕清以慶陽叛攻環  
 州浚命錡救之留別將守渭自將救環未幾金攻渭  
 錡留李彥瑛捍渭親率精銳還救渭已無及進退不  
 可乃走德順軍彥瑛道歸瀘州金錡貶秩知縣州無  
 沿邊安撫紹興三年復官爲宣撫使統制金人攻拔  
 和尚原乃分守陝蜀之地會使者自蜀歸以錡名聞  
 召還除帶御器械尋爲江東路副總管六年權提舉  
 宿衛親軍帝駐平江解潛王彥兩軍交鬪俱罷命錡  
 兼將之錡因請以前護副軍及馬軍通爲前後左右

中軍與游奕凡六軍每軍千八爲十二將前護副軍  
 即彥八字軍也於是錡始能成軍彥從赴金陵七年  
 帥合肥八年戍京口九年擢果州團練使龍神衛四  
 廂都指揮使主管侍衛馬軍司十年金人歸三京充  
 東京副留守節制軍馬廂部八字軍繞三萬七千人  
 將發益駿司三千人皆攜其孳將駐于汴京留順昌  
 錡自臨安泝江絕淮凡二千一百里至渦口方食果  
 風拔坐帳錡曰此賊死地王彥六即下令無程而進  
 未至五月抵順昌三百里金人果敗盟來傷錡與將  
 佐舍舟陸行趨壽州城中唐寶壽報金人入東京知府



事陳規見錡問計錡曰城中有糧則能與若共守規  
曰有米數萬餘石可矣時新部選錡遊奕兩軍及  
老稚輜重相去尚遠遣騎逐之四鼓不至及旦得報  
金騎已入陣錡與規議欲兵入城為守禦計人心乃  
安召諸將計事皆曰金兵不可敵也請以精銳為殿  
步騎渡老小順流還江南錡曰吾本非官留司今東  
京雖失幸全軍至此有城可守奈何棄之吾意已決  
敢言去者斬惟部將許清鬻賣者奮曰太尉奉命  
副守汴京軍士扶攜老幼而來今避而走易耳然欲  
棄父母妻子則不忍欲與偕行則敵習而攻何所逃

之不如相與募力一戰於死中求生也議與錡合錡  
大喜鑿堦沉之示無去音宣家寺中積薪於門戒守  
者曰脫有不利即焚吾家毋辱敵手也分命諸將守  
諸門明斥堠募土人為間探於是軍士皆奮男子備  
戰守婦人礪刀劍皆呼曰平時人欺我今守軍今  
日當為國家破賊立功時守備一無可恃錡於城上  
躬自督厲取偽齊所造渡車以輪輾埋城上又撤民  
戶扉周匝燕之城外有民居數千家悉焚之凡六日  
粗異而游騎已渡潁河至城下壬寅金人圍順昌錡  
豫於城下設伏擒千戶阿黑等二人詰之云韓將軍



營白沙溝距城三十里錡夜遣十餘人擊之連戰殺虜頗衆既而三路都統葛王來以兵三萬與龍虎大王合兵薄城錡令門諸門金人疑不敢進初錡傳城築三馬垣穴垣為門至是與清等蔽垣為障金人縱矢皆自垣端軼者于城或止中垣上錡用礮敵三襲以冲臂強弩自城上或垣門射敵無不中敵稍却復以步兵邀擊于河死者不可勝計破其鐵騎數千時授鼎州觀察使樞密副都承旨紹淮制置使時順受圍已四日金兵益盛乃移砦於東村距城二十里錡遣驍將閻充募壯士五百人夜斫其營是夕

雷雨光四起見髮者輒截之金兵退十五里錡復募百人以往以請御救 錡笑曰無以救也命折竹為笛如市井兒以竹戲者持一以為號直犯金營電所燭處即擊電止則匿不動敵衆大亂日人者聞吹聲即聚金人益不能測終夜自戰積屍盈野退軍老婆濟元木在汴聞之即索靴上馬過滑州宿治戰只備糗糧不七日至順昌錡聞元木至命諸將於城上問策元木謂今已屢捷宜乘此執其軍而歸錡曰朝廷養兵四五年正為緩急之用況已挫賊鋒軍聲稍振雖衆寡不侔然有進無退且敵營其適



而兀木又來吾軍一動彼躡其後則前功俱廢使敵  
侵軼兩淮震驚江浙則平生報國之志及成誤國之  
罪衆皆感動思奮曰惟太尉命錡募得曹成等二人  
諭之曰遣汝作間事捷重賞第如我言敵必不妄殺  
今置汝綽路騎中汝遇敵則佯墜馬為敵所得敵帥  
問我何如人則曰太平邊帥予喜聲伎朝廷以兩國  
講好使守東京園遊樂耳已而二人果遇敵被執兀  
木問之對如前兀木喜曰此城易破耳即置鴉車砲  
具不用翌日錡登城望見二人遠來縱而上之乃敵  
械成等歸以文書一卷繫于械錡懼感軍心立焚之

兀木至城下責諸將喪師衆皆曰南朝用兵非昔之  
比元帥臨城自見錡遣耿訓以書約戰兀木怒曰劉  
錡何敢與我戰以吾力破爾城直用靴尖趯倒耳訓  
曰太尉非但請與太子戰且謂太子必不敢濟河願  
獻浮橋五所濟而大戰兀木曰諾乃下令明日府治  
會食遲明錡果為五浮橋於潁河上敵由之以濟錡  
遣人毒潁上流及草中戒軍士雖渴死毋得飲于河  
者飲夷其族敵用長勝軍嚴陣以待諸酋各居一部  
衆請先擊韓將軍錡曰擊韓雖退兀木精兵尚不可  
當法當先擊兀木兀木一動則餘無能為矣時天大



宋史列傳卷一百二十五 五  
暑敵遠來疲敝鎡士氣間暇敵晝夜不解甲鎡軍皆  
番休更食羊馬垣下敵人馬饑渴食水草者輒病往  
往困乏方晨氣清涼鎡按兵不動逮未申間敵力疲  
氣索忽遣數百人出西門接戰俄以數千人出南門  
戒令勿喊但以銳斧犯之統制官趙搏韓直身中數  
矢戰不肯已士殊死鬪入其陣刀斧亂下敵大敗是  
夕大雨平地水深尺餘乙卯兀木拔營北去鎡遣兵  
追之死者萬數方大戰時兀木被白袍乘甲馬以牙  
兵三千督戰兵皆重鎧甲號鐵浮圖戴鐵兜牟周匝  
綴長簷三人為伍貫以芻索每進一步即用拒馬擁

之人進一步拒馬亦進退不可却官軍以槍標去其  
兜牟大斧斷其臂碎其首敵又以鐵騎分左右翼號  
拐子馬皆女真為之號長勝軍專以攻堅戰酣然後  
用之自用兵以來所向無前至是亦為鎡軍所殺戰  
自辰至申敵敗遽以拒馬木障之火休城上鼓聲不  
絕乃出飯羹坐餉戰士如平時敵披靡不敢近食  
已撤拒馬木深入斫敵又大破之棄屍斃馬血肉枕  
藉車旗器甲積如山阜初有河北軍告官軍曰我輩  
元是左護軍本無鬪志所可殺者兩翼拐子馬爾故  
鎡兵力擊之兀木平日恃以為強者什損七八至陳



州數諸將之罪韓常以下皆鞭之乃自擁衆還汴捷聞帝喜甚授錡武泰軍節度使侍衛馬軍都虞候知順昌府沿淮制置使是役也錡兵不盈二萬出戰僅五千人金兵數十萬營西北亘十五里每暮鼓聲震山谷然營中謹譁終夜有聲金遣人近城竊聽城中肅然無雞犬聲兀木帳前甲兵環列持燭照夜其衆分番假寐馬上錡以逸待勞以故輒勝時洪皓在燕密奏順昌之捷金人震恐喪魄燕之重寶珍器悉徙而北意欲捐燕以南棄之故議者謂是時諸將協心分路追討則兀木可禽汴京可復而王師亟還自失

機會良可惜也七月命為淮北宣撫判官副楊沂中破敵兵於太康縣未幾秦檜請令沂中還師鎮江錡還太平州岳飛以兵赴行在出師之謀寢矣十一年兀木復簽兩河兵謀再舉帝亦測知敵情必不一挫遂已乃詔大合兵于淮西以待之金人攻廬和二州錡自太平渡江抵廬州與張俊楊沂中會而敵已大入錡據東關之險以遏其衝引兵出清溪兩戰皆勝行至柘臯與金人夾石梁河而陣河通巢湖廣二丈錡命曳薪壘橋須臾而成遣甲士數隊路橋卧槍而坐會沂中王德田師中張子蓋之軍俱至翌日元木



以鐵騎十萬分為兩隅夾道而陣德薄其右隅引弓射一酋斃之因大呼馳擊諸軍鼓譟金人以拐子馬兩翼而進德率衆鏖戰沂中以萬兵各持長斧奮擊之敵大敗錡與德等追之又敗於東山敵望見曰此順昌旗幟也即退走錡駐和州得旨乃引兵渡江歸太平州時並命三帥不相節制諸軍進退多出於張俊而錡以順昌之捷驟貴諸將多嫉之俊與沂中為腹心而與錡有隙故柘臯之賞錡軍獨不與居數日議班師而濠州告急俊與沂中錡趨黃連埠援之距濠六十里而南城已陷沂中欲進戰錡謂俊曰本救

濠今濠已失不如退師據險徐為後圖諸將曰善三帥鼎足而營或言敵兵已去錡又謂曰敵得城而遽退必有謀也宜嚴備之俊不從命沂中與德將神勇步騎六萬人直趨濠州果遇伏敗還淮明錡軍至藕塘則沂中軍已入滁州俊軍已入宣化錡軍方食俊遽至曰敵兵已近奈何錡曰楊宣撫兵安在俊曰已失利還矣錡語俊無恐錡請以步卒禦敵宣撫試觀之錡麾下皆曰兩大帥軍已渡我軍何苦獨戰錡曰順昌孤城旁無赤子之助吾提兵不滿二萬猶足取勝况今得地利又有銳兵邪遂設二覆以待之俄而



俊至曰謀者妄也乃戚方敗後之軍爾錡與俊益不相下一夕俊軍士縱火劫錡軍錡擒十六人梟首檠上餘皆免錡見俊俊怒謂錡曰我為宣撫爾乃判官何得斬吾軍錡曰不知宣撫軍但斬劫此有賊爾俊曰有卒歸言未嘗劫若呼一人出對錡正色曰錡為國家將帥有罪宣撫當言于朝豈得與卒伍對事長揖上馬去已皆班師俊沂中還朝每言岳飛不赴援而錡戰不力秦檜主其說遂罷宣撫判官命知荆南府岳飛奏留錡掌兵不許詔以武泰之節提舉江州太平觀錡鎮荆南凡六年軍民安之魏良臣言錡名將不

當久閑乃命知潭州加太尉復帥荆南府江陵縣東有黃潭建炎間有司決水入江以禦盜由是夏秋漲溢荆衡間皆被水患錡始命塞之斥膏腴田數千畝流民自占者幾千戶詔錡遇大禮許奏文資仍以其姪記為江東路兵馬副都監三十一年金主亮調軍六十萬自將南來彌望數十里不斷如銀壁中外大震時宿將無在者乃以錡為江淮浙西制置使節制逐路軍馬八月錡引兵屯揚州建大將旗鼓軍容甚肅觀者歎息以兵駐清河口金人以鹽裹船載糧而來錡使善沒者鑿沉其舟錡自楚州退軍召伯鎮金



人攻真州錡引兵還揚州帥劉澤以城不可守請退  
軍瓜州金萬戶高景山攻揚州錡遣員琦拒于阜角  
林陷圍方戰林中伏發大敗之斬景山俘數百人提  
奏賜金五百兩銀七萬兩以犒師先是金人議留精  
兵在淮東以禦錡而以重兵入淮西大將王權不從  
錡節制不戰而潰自清河口退師揚州以舟渡真揚  
之民于江之南留兵屯瓜洲錡病求解兵柄留其姪  
汜以千五百人塞瓜洲渡又令李橫以八千人固守  
詔錡專防江錡遂還鎮江十一月金人攻瓜洲汜以  
克敵弓射却之時知樞密院事葉義問督師江淮至

鎮江見錡病劇以字橫權錡軍義問督鎮江兵渡江  
衆皆以為不可義問強之汜固請出戰錡不從汜拜  
家廟而行金人以重兵逼瓜洲分兵東出江皋逆趨  
瓜洲汜先退橫以孤軍不能當亦却失其都統制印  
左軍統制魏友後軍統制王方死之橫汜僅以身免  
方諸軍渡江而北也錡使人持黃白幟登高山望之  
戒之曰賊至舉白幟合戰舉二幟勝則舉黃幟是日  
二幟舉踰時錡曰黃幟久不舉吾軍殆矣錡憤懣病  
益甚都督府參贊軍事虞允文自采石來督舟師與  
金人戰允文過鎮江謁錡問疾錡執允文手曰疾何



必問朝廷養兵三十年一技不施而大功乃出一儒  
生我輩愧死矣召詣闕提舉萬壽觀錡假都亭驛居  
之金之聘使將至留守湯思退除館以待遣黃衣論  
錡徙居別試院錡疑汜累已常懼有後命三十二年  
閏二月錡發怒嘔血數斗而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賜  
其家銀三百兩帛三百匹後謚武穆錡慷慨深毅有  
儒將風金王亮之南也下令有敢言錡姓名者罪不  
赦赦舉南朝諸將問其下孰敢當者皆隨姓名其各  
如響至錡莫有應者金王曰吾自當之然錡卒以死  
不能成功世傳錡通陰陽家行氣辟邪就錡在揚州

命盡焚城外居屋凡石盡白城壁書曰完顏亮死  
於此金主多忌見而惡之遂居龜山入衆不可容以  
致是變云

吳玠字晉卿德順軍隴干人父葬永洛城因徙焉少  
沉毅有志節知兵善騎射讀書能通大義未冠以良  
家子隸涇原軍政和中夏人犯邊以功補進義副尉  
稍擢隊將從討方臘破之及擊河北群盜累功權涇  
原第十將靖康初夏人攻懷德軍玠以百餘騎追擊  
斬首百四十級擢第二副將建炎二年春金人渡河  
出大慶關畧秦雍謀趨涇原都統制曲端守麻務真



命玠為前鋒進據青溪嶺逆擊大破之追奔三十里  
金人始有憚意權涇原路兵馬都監蕪知懷德軍金  
人攻延安府經略使王庶召曲端進兵端駐邠州不  
赴且曰不如蕩其巢穴攻其必救端遂攻蒲城命玠  
攻華州拔之三年冬剽賊史斌寇漢中不克引兵欲  
取長安曲端命玠擊斬之遷忠州刺史宣撫處置使  
張浚巡關陝參議軍事劉子羽誦玠兄弟才勇浚與  
玠語大悅即授統制承璘掌帳前親兵四年春升涇  
原路馬步軍副總管金帥婁宿與撒離喝長驅入關  
端遣玠拒于彭原店而擁兵邠州為援金兵來攻玠

擊敗之撒離喝懼而泣金軍中目為啼哭即君金人  
整軍復戰玠軍敗績端退屯涇原劾玠違節度降武  
顯大夫罷總管復知懷德軍張浚惜玠才尋以為秦  
鳳副總管蕪知鳳翔府時兵火之餘玠勞來安集民  
賴以生轉忠州防禦使九月浚合五路兵欲與金人  
決戰玠言宜各守要害湏其弊而乘之及次富平都  
統制又會諸將議戰玠曰兵以利動今地勢不利未  
見其可宜擇高阜據之使不可勝諸將皆曰我衆彼  
寡又前阻葦澤敵有騎不得施何用他徙已而敵驟  
至輿柴囊土藉淖平行進薄玠營軍遂大潰五路皆



陷巴蜀人震玠收散卒保散關東和尚原積粟繕兵  
列柵為死守計或謂玠宜退屯漢中扼蜀口以安人  
心玠曰我保此敵決不敢越我而進堅壁臨之彼懼  
吾躡其後是所以保蜀也玠在原上鳳翔民感其遺  
惠相與夜輸芻粟助之玠償以銀帛民益喜輸者益  
多金人怒伏兵渭河邀殺之且令保伍連坐民冒禁  
如故數年然後止紹興元年金將沒立自鳳翔別將  
烏魯折合自階成出散關約日會和尚原烏魯折合  
先期至陣北山索戰玠命諸將堅陣待之更戰迭休  
山谷路狹多石馬不能行金人舍馬步戰大敗移砦

黃牛會大風雨雹遂遁去立方攻箭箬關玠復遣將  
擊退之兩軍終不得合始金人之入也玠與璘以散  
卒數千駐原上朝問隔絕人無固志有謀劫玠兄弟  
北去者玠知之召諸將歃血盟勉以忠義將士皆感  
泣願為用張浚錄其功承制拜明州觀察使居母喪  
起復兼陝西諸路都統制金人自起海角徂常勝及  
與玠戰輒北憤甚謀必取玠婁宿死兀木會諸道兵  
十餘萬造浮梁跨渭自寶雞結連珠營壘石為城夾  
澗與官軍拒十月攻和尚原玠命諸將選勁弓強弩  
分番迭射號駐隊矢連發不絕繁如雨注敵稍却則



以奇兵旁擊絕其糧道度其困且走設伏於神盆以待金兵至伏發衆大亂縱兵夜擊大敗之兀木中流矢僅以身免張浚承制以玠為鎮西軍節度使璘為涇原路馬步軍副總管兀木既敗遂自河東歸燕山復以撒離喝為陝西經畧使屯鳳翔與玠相持二年命玠兼宣撫處置使司都統制節制興文龍三州金久窺蜀以璘駐兵和尚原扼其衝不得逞將出奇取之時玠在河池金人用叛將李彥琪駐秦州睨仙人關以綴玠復令游騎出熙河以綴關師古撒離喝自商於直擣上津三年正月取金州二月長驅趨洋漢

興元守臣劉子羽急命田晟守饒風關以驛書招玠入援玠自河池日夜馳三百里以黃柑遺敵曰大軍遠來聊用止渴撒離喝大驚以杖擊地曰爾來何速耶遂大戰饒風嶺金人被重鎧登山仰攻一人先登則二人擁後先者既死後者代攻玠軍弓弩亂發大石摧壓如是者六晝夜死者山積而敵不退募敢死士人千銀得士五千將夾攻會玠小校有得罪奔金者導以祖溪間路出關背棄高以關饒風諸軍不支遂潰玠退保西縣敵入興元劉子羽退保三泉葉潭壽山以自固玠走三泉會之未幾金人北歸玠急遣



兵邀于武休關掩擊其後軍墮澗死者以千計盡棄輜重去金人始謀本謂玠在西道故道險東來不虞玠馳至雖入三郡而失不償得進玠檢校少保充利州路階成鳳州制置使四年二月敵復入攻仙人關先是璘在利尚原餉饋不繼玠又謂其地去蜀遠命璘棄之經營仙人關右殺金平朔築一壘移原兵守之至是兀朮撒魯喝及劉夔率十萬騎入侵自崑山鑿崖開道從嶺東下玠以萬人當其衝璘率輕兵由上方關倍道而至與金兵轉戰七晝夜始得與合敵首攻玠營玠擊走之又以雲梯攻壘壁楊政

撞碎其梯以長矛刺之璘拔刀畫地謂諸將曰死則死此退者斬金分軍為二兀朮陣于東韓常陣于西璘率銳卒入其間左縈右繞隨機而發戰久璘軍少憊急屯第二隘金生兵踵至人被重鎧鐵鈎相連魚貫而上璘以駐隊矢迭射矢下如雨死者層積敵踐而登撒離喝駐馬四視曰吾得之矣翌日命攻西北樓姚仲登樓酣戰樓傾以帛為繩挽之復正金人用火攻樓以酒缶撲滅之玠急遣統領田晟以長刀大斧左右擊明炬四山震鼓動地明日大出兵統領王喜王武率銳士分紫白旗入金營金陣亂奮擊射



韓常中左目金人始宵遁玠遣統制官張彥劫橫山  
砦王俊伏河他扼歸路又敗之以郭震戰不力斬之  
是役也金自元帥以下皆携孥來劉夔乃豫之腹心  
本謂蜀可圖既不得逞度玠終不可犯則還據鳳翔  
授甲士田為久留計自是不妄動捷聞授玠川陝宣  
撫副使四月復鳳秦隴三州七月錄仙人關功拜檢  
校少師奉寧保定軍節度使璘自防禦使升定國軍  
承宣使楊政以下遷秩有差六年無營田大使易保  
平靜難節七年遣裨將馬希仲攻熙州敗績又失鞏  
州玠斬之玠與敵對壘且十年常苦遠餉勞民屢次

冗員節浮費益治屯田歲收至十萬斛又調戍兵命  
梁洋守將治褒城廢堰民知灌漑可恃願歸業者數  
萬家九年金人請和帝以玠功高授特進開府儀同  
三司遷四川宣撫使陝西階成等州皆聽節制遣內  
侍奉親札以賜至則玠病已甚扶掖聽命帝聞而憂  
之命守臣就蜀求善醫且飭國工馳視未至玠卒於  
仙人關年四十七贈少師賜錢三十萬玠善讀史凡  
往事可師者錄寘座右積久墻牖皆格言也用兵本  
孫吳務遠畧不求小近利故能保必勝御下嚴而有  
恩虛心詢受雖身為大將卒伍至下者得以情達故



士樂為之死選用將佐視勞能為高下先後不以親故權貴撓之玠死胡世將問玠所以制勝者璘曰璘從先兄有事西夏每戰不過一進卻之頃勝負輒分至金人則更進迭退忍耐堅久令酷而下必死每戰非累日不決勝不遽追敗不至亂蓋自昔用兵所未嘗見與之角逐滋久乃得其情蓋金人弓矢不若中國之勁利中國士卒不及金人之堅耐吾常以長技洞重甲於數百步外則其衝突固不能相及於是選據形便出銳卒更迭撓之與之為無窮使不得休暇以沮其堅忍之勢至決機於兩陣之間則璘有不能

言者晚節頗多嗜欲使人漁色於成都喜餌丹石故得咯血疾以死方富平之敗秦鳳皆陷金人一意脫蜀東南之勢亦棘微璘身當其衝無幾久矣故西人至今思之謚武忠公璘子八關號思烈渡濠甲追

封涪王子五人拱扶璘櫬於亦都云

吳璘字唐卿玠弟也璘射從玠攻單于初至閣門宣贊金人紐與元三前關之戰斷其三翼者折合兵使不埋金人璘璘守原

軍馬於金人駐師河州璘守原

兄弟以死之敵陣分合二十餘璘隨璘一願至神



至伏發金兵大敗不山流天道... 涇原路馬步軍副都總管... 州防禦使知秦州... 璘猶在知尚原... 深入四年... 武階路入援先... 漫須後陣... 璘冒圍轉戰會於仙人關... 有請別擇形勝以守者... 而走也吾度此敵去不久矣...

血戰連日金兵大敗二酋自是不敢窺蜀者數年... 布獻捷遷定國軍承宣使熙河蘭廓路經略安撫使... 知熙州六年... 年升都統... 授璘神... 陝西地樓... 浩帥... 於陝西璘... 右蜀口空虛... 不戰自屈...



疲漸圖進據昭然之合璘與楊政兩軍屯內訖保蜀  
 郭浩一軍之延安以守陝既而胡世將以四州制置  
 權宣撫司事三河池璘息之曰金大兵屯河中府止  
 隔大慶一橋爾驛兵疾馳不五日至川口吾軍遠在  
 陝西緩急不可追集關隘不蓋糧運斷絕此存亡之  
 秋也璘家族固不足恤如國事何時朝廷恃和忘戰  
 欲廢仙八關於是世將抗奏謂當外國歡和內修守  
 禦今日分兵當使陝蜀相接近兵官賀仔謀知撒離  
 喝密謀曰要入蜀不難棄陝西不顧三五歲南兵  
 來主之道路吾已熟知一發取蜀必矣敵情如是

一果然則我當為戎謀之備仙人關未宜遽廢魚關  
 倉亦宜積糧於是璘僅以牙校三隊赴秦州留大軍  
 守階成山砦戒諸將毋得撤備世將尋真除宣撫置  
 司河池十年金人敗盟詔璘節制陝西諸路宣馬徽  
 離鳴渡河入長安趨鳳翔陝右諸軍隔在敵後遠近  
 震恐時楊政在鞏郭浩在廊延惟璘隨世將在河池  
 世將急召諸將議惟涇原帥田晟與楊政同至參謀  
 官孫涯謂河池不可守欲退保仙人原璘厲聲折之  
 曰懦語沮軍可斬也璘請以百口保敵世將許之  
 指所居帳曰世將誓死於此乃遣涯之涇原命田晟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郭浩傳



四百五十一  
以三千人迎敵璘又遣姚仲拒于石壁若敗之詔同  
節制陝西諸路軍馬璘以書遺金將約戰金鶻眼郎  
君以三千騎奮璘軍璘使李師顏以騎擊之之騎  
眼入扶風復攻拔之獲三將及女真百十有七人  
離唱怒甚自戰百通坊列陣二十里璘遣姚仲力戰  
破之授鎮西軍節度使升侍衛步軍都虞候上一年  
與金統軍胡蓋戰劉家灣敗之復秦州及陝西諸郡  
初胡蓋與習不祝合軍五萬屯劉家圍璘討討之世  
將問策安出璘曰有新立疊陣法每戰以長槍居前  
坐不得起次最強弓次強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約

賊相搏至百步內則神臂先發七十步強弓併發次  
陣如之凡陣以拒馬為限鐵鈎相連俟其傷則更代  
之遇更代則以鼓為節騎內真以敵於前陣成而騎  
退謂之疊陣諸將猶竊議曰吾軍其殲於此乎璘  
曰此古東任令也軍一諸元不識爾得重戰餘  
意無出於此戰士心正則能持滿敵雖銳不能當也  
乃與會遇遂用之  
自老於兵據險自固前臨峻  
嶺後控膺家城謂我必不敢輕犯先  
日璘會諸將  
問所以攻姚仲曰戰于山上則勝山下則敗璘以為  
然告敵請戰敵笑之璘夜半遣使以三書告敵載

卷之三十一  
列傳之三十一



城之二將一領而後發火一呼領軍無人響應已  
畢列馬短齊發敵驚愕曰吾軍一不皆不殺  
蓋善戰二言異議遂先以兵挑之胡蓋果出慶戰  
之豐滿江更休迭戰輕裝駐馬亟麾之士殊死鬪全  
人又敗降者萬人胡蓋走保騰家城遂圍而攻之城  
垂破胡廷以驛書詔璘班師世將浩歎而已明年竟  
割和尚原以與敵撤成割地皆秦擄主之也十二年  
入觀拜檢校少師陪成岷鳳四州經略使賜漢中田  
五十頃十四年朝議析利州路為東西路以璘為西  
路安撫使治興州置成和鳳之龍興七州隸焉時和

議方堅而璘治軍經武常如敵至十七年徙奉國軍  
節度使改行營右議軍為御前諸軍都統制安撫使  
如故二十一年以守邊安靜拜少保二十六年領興  
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職事改判興州渡江以來  
未有使相為都統制者時璘已為開府儀同三司故  
改命之三十一年金主亮叛盟拜四川宣撫使秋亮  
渡淮遣合喜為西元帥以兵扼大散關遊騎攻黃牛  
堡璘即肩輿上殺金平駐軍青野原益調內郡兵分  
道而進授以方畧制置使王剛中來會璘計事璘尋  
移檄契丹西夏及山東河北聲金人罪以致討未幾



兼陝西河東招詔使璘以病還興州總領王之望馳書告執政謂璘多病猝有緩急蜀勢必危請移璘姪京襄帥拱歸蜀以助西師凡五書未報璘已力疾復上仙人關三十二年璘遣姚仲取鞏王彥屯商虢陝華惠逢取熙河或久攻不下或旣得復失竟無成功金人據大散關六十餘日相持不能破仲舍鞏攻德順已踰四旬璘以知夔州李師顏代之遣子挺節制軍馬挺與敵戰於瓦亭敗之璘自將至城下守陴者聞呼相公來觀望咨嗟矢不忍發璘按行諸屯預治黃河戰地斬不用命者先以數百騎嘗敵敵一鳴鼓

銳士空壁躍出突璘軍璘軍得先治地無不一當十至暮璘忽傳呼某將戰不力人益奮搏敵大敗遁入壁黎明師再出敵堅壁不動會天大風雷金人拔營去凡八日而克璘入城市不改肆父老擁馬迎拜不絕璘尋還河池四月原州受圍璘命姚仲以德順之兵往援璘自趨鳳翔視師諸將雖力戰敵攻益急增兵至七萬五月仲與敵戰于原州之北嶺仲敗績初仲自德順至原由九龍泉上北嶺令諸軍持滿引行以盧士敏兵為前陣所統軍六千為四陣姚志兵為後拒隨地便利以列與敵鏖戰開合數十會輜重隊



隨陣亂行敵兵衝之軍遂大潰失將三十餘人始璘  
出師王之望嘗言此行士卒銳氣不及前時仲年來  
數竒不可委以要地及仲至原璘亦貽仲書謂原圍  
未即解且還德順書未達而仲敗璘亦無功還尋奪  
仲兵欲斬之或勸而止械繫河池獄孝宗受禪賜璘  
札命無陝西河東路宣撫招討使璘策金人必再爭  
德順亟馳赴城下而完顏悉烈等兵十餘萬果來攻  
萬戶豁豁復領精兵自鳳翔繼至璘築堡東山以守  
敵極力爭之殺傷大半終不能克時議者以為兵宿  
於外去川口遠恐敵龍李之欲棄三路遂詔璘退師敵

乘其後璘將士死亡者甚多三路復為敵有拜少傅  
隆興二年冬金人侵岷州璘提兵至祁山金人聞之  
退師遣使來告曰兩國已講和矣會詔至俱解去沈  
介為四川安撫制置使與璘議不協兵部侍郎胡銓  
上書語頗及璘璘抗章請朝上親札報可未半道請  
罷宣撫使及致仕皆不允乾道元年詣闕遣使等  
問召對便殿許知德壽宮高宗見璘歎曰朕與卿老  
君臣也可數人見璘頓首謝兩宮存勞之使相踵又  
命皇子入謁拜太傅封新寧郡王越數日詔仍領宣  
撫使改判興元府及還鎮兩宮宴後其寵璘之辭德



字四百五十一  
壽宮泣下高宗亦為之悵然解所佩刀賜之曰吳將  
思朕視此可矣璘至漢中修復褒城古堰溉田數千  
頃民甚便之三年卒年六十六贈太師追封信三上  
震悼輒視朝兩日賜贈加等高宗復賜銀千兩初璘  
病篤呼幕客草遺表命直書其事曰願陛下毋棄四  
川璘雖出兵不及家事人稱其忠璘剛勇喜大節略  
奇細請之曉大義代兄為將守蜀餘二十年隱然為  
方面之重威名亞於玠高宗嘗問勝敵之術璘曰弱  
者出戰強者繼之高宗曰此孫臏三馮之法一敗一  
二勝也嘗著兵法二篇大畧謂金人有四長我有四

短當反我之短制彼之長四長曰騎兵曰堅忍曰重  
甲曰弓矢吾集蕃漢所長無收而並用之以分隊制  
其騎兵以番休迭戰制其堅忍制其重甲則勁弓強  
弩制其弓矢則以遠射近以強制弱布陣之法則以  
步軍為陣心左右翼以馬軍為左右肋拒馬布兩肋  
之間至帖撥增損之不同則係乎臨機知兵者取焉  
王剛中嘗談劉錡之美璘曰信叔有雅量無英槩天  
下雷同譽之恐不能當迨亮璘竊憂之剛中不以為  
然錡果無功以憂憤卒璘選諸將率以功有薦才者  
璘曰兵官非嘗試難知其才以小善進之則僥倖者



獲志而邊人宿將之心息矣子挺

挺字仲烈以門功補官從璘為中郎將部西兵詣行  
在高宗問西邊形勢兵力與戰守之宜挺占對稱旨  
超授右武郎浙西都監無御前祇候賜金帶尋差利  
路鈐轄改利州東路前軍同統制繼改西路紹興三  
十一年金人渝盟璘以宣撫使總三路兵禦之挺願  
自力軍前璘以為中軍統制王師既復秦州金將合  
喜孛堇介叛將張中彥以兵來爭挺破其治平砦已  
而南市城賊亦倚角為援轉戰竟日挺令前軍統制  
梅彥摩衆直據城門衆弗喻彥亦懼力不敵挺督之

彥出兵殊死戰挺率背鬼騎盡易黃旗繞出敵後憑  
高突之敵譁曰黃旗兒至矣遂驚敗挺不自為功狀  
彥第一士頗多之璘亦引嫌併匿其功擢榮州刺史  
尋拜熙河經畧安撫使明年挺被擲與都統制姚仲  
率東西路兵攻德順金左都監空平涼之衆以援合  
喜又遣精兵數萬自鳳翔來會仲駐軍六盤挺獨趨  
瓦亭身冒矢石衆從之金人捨騎操短兵奮鬪挺遣  
別將盡奪其馬金衆遂潰挺勒兵追之禽千戶耶律  
九斤孛堇等百二十七人金人懲前衄悉兵趨德順  
璘自秦州來督師先壁於險且治夾河戰地金人果



大至挺誘致之至所治戰地盛兵處之敵不能支一  
夕遁去鞏州久不下挺以選鋒至城下諸將咸曰西  
北坡地易攻若分兵各當一面宜得利挺曰西北  
雖卑而土堅東南並河多沙礫善圯且兵分則少以  
少當堅城可得而下乎乃命悉衆擊東南陬不二日  
樓櫓俱盡夜半其將雷千戶約降黎明城破以功授  
團練使又以瓦亭功授郢州防禦使孝宗即位加璘  
兼陝西河東路招討宣撫使璘慮敵必再爭德順至  
自河池金人果合兵十餘萬列柵以拒有大酋引騎  
數千睨東山璘命挺領騎迎擊却之遂據東山築堡

以守敵不能爭乃益修攻具為大車匿戰士其中將  
墳隍而進挺命掄大木植中道車至不得前拜武昌  
軍承宣使尋加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熙河路經略  
安撫使中軍統制時年二十五會朝廷主議和詔西  
師解嚴久不遂旋軍乾道元年升本軍都統制三年  
以父命入奏拜侍衛親步軍指揮使節制興州軍馬  
璘卒起復金州都統金房開達安撫使改利州東路  
總管挺力求終喪服除召為左衛上將軍朝廷方議  
置神武中軍五千人以為御前命挺為都統制挺乃  
陳不當輕變祖宗法事遂寢拜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



挺每熈見從容嘗論兩淮形勢曠漫備多力分宜擇  
勝地扼以重兵敵倂攻則不克越西南又不敢我以  
全力乘其弊莫不濟者帝頗嘉納淳熙元年改興州  
都統拜定江軍節度使初軍中自置互市於宕昌以  
來羌馬西路騎兵遂雄天下自張松典權牧奏絕軍  
中互市自以馬給之所得多下駟挺至首陳利害以  
聞乞歲市五百匹詔許七百匹始武興所部就餉諸  
郡漫不相屬挺奏以十軍為名自北邊至武興列五  
軍曰踏白摧鋒選鋒策選鋒遊奕武興以西至緜為  
左右後三軍而駐武興者前軍中軍營部於是始并

井然四年入覲除知興州利州西路安撫使密修阜  
郊堡增二堡繕戎器儲于兩庫敵終不覺十年冬特  
加檢校少保成州西和歲大侵挺力為振恤諭總賦  
者分軍儲以佐之全活殆數千萬蜀自諸軍宿師凡  
廩賜官率糴三之一視價高下給之名曰折估隨所  
屯地相為乘除歲久屯他徙廩賜不易舊至有同部  
伍而廩相倍蓰者挺哀為中制上之光宗即位御筆  
獎勞而西和階成鳳文龍六州器械弗繕挺節冗費  
庀工徒悉躬為之御軍雖嚴而能時其緩急士以不  
困郡東北有二谷水挺作二隄以捍之紹興二年水



朱史列傳卷一百二十五  
二十  
暴發入城挺既振被水者復增築長隄民賴以安詔  
問備邊急務即建增儲之策由是糧糗不乏四年春  
以疾乞致仕詔加太尉卒年五十六贈少師開府儀  
同三司挺少起勲閔弗居其貴禮賢下士雖遇小官  
賤吏不敢怠忽拊循將士人人有恩璘故部曲拜於  
庭下輒降答之即失律誅治無少貸璘嘗對孝宗言  
諸子中惟挺可任孝宗亦曰挺是朕千百人中選者  
歲時問勞不絕被遇尤深厚光宗賜內府珍竒以示  
殊禮子五人曦其次也曦仕至太尉昭信軍節度使  
以叛誅見別傳

論曰劉錡神機武畧出奇制勝順昌之捷威震敵國  
雖韓信泚上之軍無以過焉或謂其英槩不足雅量  
有餘豈其然乎吳玠與弟璘智勇忠實戮力協心  
險抗敵卒保全蜀以功名終盛哉挺累從征討功效  
甚著有父風矣然玠晚頗荒淫璘多喪敗豈徂于常  
勝驕心侈歟抑三世為將釀成逆曦之變覆其宗祀  
蓋有由焉



列傳卷第一百二十六

宋史三百六十七

開禧間言曰世國軍國重事前吳

李顯忠復國更難建事都總執勝勝奉

黎

李顯忠 揚存中

郭浩 楊政

李顯忠綏德軍青澗人也

初名世輔南歸賜名顯忠

由唐以來世襲蘇尾九族

巡檢初其母當產數日不

能免有僧過門曰所孕乃

奇男子當以劍矢實母旁

即生已而果生顯忠立於

尊咸異之年十七投效用

隨父永奇出入行陣金人

犯鄜延經略王庶命永奇

募間者得張琦更求一人

顯忠請行永奇曰汝未涉



歷行必累琦顯忠曰顯忠年小膽氣不小必不累琦當與琦俱有敵人夜宿陶亢顯忠繼亢中得十七人皆殺之取首二級馬二匹餘馬悉折其足庶大奇之補承信即充隊將田是始知名轉武翼即充副將金人陷延安授顯忠父子官永奇聚泣曰我宋臣也世襲國恩乃為彼用邪會劉豫令顯忠帥馬軍赴東京永奇密戒之曰汝若得乘機即歸本朝無以我故貳其志事成我亦不朽矣顯忠至東京劉麟喜之授南路鈐轄乃密遣其客雷燦以蠟書赴行在已而豫廢元术以萬騎馳獵淮上與顯忠獨立馬圍場間顯忠

戒吳俊往探淮水可度馬處發執元术歸朝俊還顯忠馳問之為竹刺傷馬而止元术授顯忠承宣使知同州顯忠至鄜省侍永奇教顯忠兩州入南山乃金人從來驛路汝可於此擒其酋渡洛渭白商號歸朝第報我知我當以兵取延安而歸顯忠赴同州即遣黃士成等持書由蜀至吳報歸朝事元帥撒里曷來同州顯忠以計執之馳出城至洛河舟船後期不得渡與追騎屢戰皆勝顯忠懟高原望追騎益多乃與撒里曷折箭為誓言不得殺同州人不得害我骨肉皆許之遂推之下山崖追兵爭救得免顯忠携老幼



長驅而北至鄜城縣急遣人告永奇永奇即挈家出城至馬翅谷口為金人所反家屬二百口皆遇害是日天昏大雪延安人聞之皆泣下顯忠僅以二十六人奔夏國夏人問故顯忠具言父母妻子之亡切齒疾首恨不即死願得二十萬人生擒撒里曷取陝西五路歸于夏顯忠亦得報不共戴天之讐夏主曰爾能為立功則不靳借兵時有首蒙寇言面夜叉者又為夏國患乃令顯忠圖之註謂三千騎晝夜疾馳奄至其帳擒之以歸夏主大悅即出一十萬騎以文臣王樞武臣移訛為陝西招撫使顯忠為延安招撫使時紹

興九年二月十四日也顯忠引兵至延安總管趙惟清大呼曰鄜延路今復歸宋矣已有赦書顯忠與官吏觀赦書列拜顯忠大哭衆皆哭百姓哭聲不絕及以舊部八百餘騎往見王樞訛論之曰顯忠已得延安府見講和赦書招撫可以本部軍歸國訛訛不從曰初經略乞兵來取陝西今既到此乃令我歸耶顯忠知勢不可乃出刀斫訛訛不及擒王樞縛之夏人以鐵鷄子軍來顯忠以所部拒之馳揮雙刀所向披靡夏兵大潰殺死蹂踐無慮萬人獲馬四萬疋顯忠揭榜招兵以紹興九年為文書每得一人予馬一



匹旬日間得萬人皆駭勇少壯又擒害其父母弟姪者皆斬于東城之內行至鄜州已有馬步軍百餘撒里局在耀州聞顯忠來一夕遁去四州宣撫吳玠遣張振來撫諭云兩國見議和好不可生事可量引軍起行在遂至河池縣見玠玠撫之曰忠義歸朝惟君第一從行使臣崔阜等六百餘人列拜庭下玠又撫之犒以銀絹詣行府受告勅金帶除指揮使承宣使至行在高宗撫勞再三賜名加資又賜田鎮江以崔阜輩克將佐兀朮犯河南命顯忠為招撫司前軍都統制與李貴同破靈璧縣兀朮犯合肥手詔以軍與

張俊會顯忠至孔城鎮與敵戰敗之兀朮謂韓常曰李世輔歸宋不曾立功此人敢勇宜且避之乃焚廬江而走顯忠欲追之與死戰俊以奉旨監護慮失顯忠遂各以軍還太后至臨安顯忠入覲加保信軍節度使浙東副總管顯忠熟西邊山川險易因上恢復策忤秦檜意金使言顯忠私遣人過界遂降官奉祠台州居住復寧國軍節度使升都統制二十九年金渝盟詔顯忠以本部捍禦遺統制官三丞等以二百騎至安豐軍與金將小韓將軍兵五千人戰于六人洲敗之俄又論岳萬餘來顯忠率騎軍出自旦至



守氣百倍以大刀斫敵陣敵不能支勢遂甚衆掩入  
 淮者不可計金主亮犯淮西朝廷命王權拒于合肥  
 權退保滁州又棄軍渡江和州失守金主親統細軍駐  
 和之鷄籠山將濟采石朝廷詔以顯忠代權命虞允  
 文趣顯忠交軍軍中大喜於是有采石之捷翌日文  
 傳顯忠退軍沙上得楊存中輜重駕至平江可速進  
 兵顯忠選銳士萬人渡江盡復淮西州郡軍至橫山  
 澗與金射鵰軍戰統制頓遇重傷帝哀其死之嚴兵  
 敗走金主亮切責諸將不用命諸將絀之而還是役  
 顯忠所將一萬九千八百六人行賞有差張振功

為最詔賜顯忠五子金帶授顯忠淮南制置使  
 等處招討使權太尉寧國軍節度使主管侍衛將軍  
 司公事赴行在孝宗即位賜田百頃兼淮池州監製  
 御前諸軍都統制節制軍馬隆興元年兼權西招撫  
 使時公主愛新立山東河北豪傑盜起耶律諸種兵  
 數十萬據數郡之地大行山忠義耿京王世隆輩皆  
 欲挈地還于朝金懼亟請和顯忠陰結金統軍蕭琦  
 為內應請出所自宿亭趨汴由汴京以通關陝關陝  
 既通則鄜延一路熟知顯忠威名必皆響應且欲起  
 其舊部曲可得數萬人以取河東時張浚開都督府



四月命顯忠渡江督戰乃自濠梁渡淮至陡溝琦背約用拐子馬來拒與戰敗之琦復背城列陣顯忠躬率將士鏖戰琦敗走遂復靈壁入城宣布德意不戮一人中原歸附者踵接時邵宏淵圍虹縣未下顯忠遣靈壁降卒開諭禍福金貴戚大周仁及蒲察徒穆皆出降宏淵恥功不自己出又有降千戶訴宏淵之卒奪其佩刀顯忠立斬之由是二將益不相能六月其傳宿州城金人來拒顯忠敗之斬其左翼都統及虜數千人追奔二十餘里宏淵至謂顯忠曰招撫兩河將軍也顯忠閉營休士為攻城計宏淵等不

從顯忠引壘下揚楮上城開北門不諭時拔其城宏淵等殿後趣之乃始渡濠登城城中巷戰又斬首虜數千人擒八十餘人遂復宿州舉守居官劉特攝州事捷聞授顯忠開府儀同三司殿前都指揮使妻周氏封國夫人宏淵後發倉庫糶士卒顯忠不可移軍出城止以見饑餉士士皆不悅金帥字徽自南京率步騎十萬來攻濠州大陣顯忠親帥軍遇于城南戰數十合字徽大敗遂退走統制李福統領李保各以所部退避皆斬以徇冀日敵益兵至顯忠謂宏淵并刀夾擊字宏淵按兵不動顯忠獨與所部力戰百



餘合殺左翼都統及千二百馬戶斬首虜五千餘人俄  
 增兵復來逼城顯忠用克敵弓射卻之宏淵顧衆曰  
 當此盛夏搖扇於清涼猶不堪况烈日中彼甲士戰  
 乎人心遂搖無鬪志至夜中軍統制周宏鳴鼓大譟  
 陽謂敵兵至與邵世雍劉旼各以所部兵遁繼而統  
 制左二淵統領李彥亨亦遁顯忠移軍入城發司前  
 軍統制張訓通馬司統制張師顏池州統制葛澤是  
 康統制張淵各遁去金人乘虛復來攻城顯忠竭力  
 捍禦斬首虜二千餘人積屍與羊馬墻平城東北角  
 敵兵二十餘人已上百餘步顯忠取軍所執斧斫之

敵始退卻顯忠曰若使諸軍相與掎角自城外掩擊  
 則敵兵可盡金帥可擒河南之地昔日可復矣宏淵  
 又言金添生兵二十萬來儻我軍不返恐不測生變  
 顯忠知宏淵無固志勢不可孤立歎咤曰天未欲平  
 中原耶何沮撓若此是舉所喪軍資器械殆盡幸而  
 金不復南顯忠以軍還見浚納印待罪責授果州團  
 練副使潭州安置後朝廷知其故移撫州乾道改元  
 乃還會稽復防禦使觀察使浙東副總管賜銀三萬  
 兩絹三萬匹綿一萬兩提舉台州崇道觀召除威武  
 軍節度使左金吾衛上將軍賜第京師上奇其狀貌



魁傑命繪像閣下復太尉乞祠提舉興國宮紹興府  
居住歲賜米二千石淳熙四年召赴行在提舉萬壽  
觀奉朝請入見給直奉賜內庫金再葺前所賜第賜  
之七月卒年六十九贈開府儀同三司謚忠襄

楊存中本名沂中字正甫紹興間賜名存中代州崞  
縣人祖宗閑末興軍路總管與唐重同守永與金人  
陷城迎戰死之父震知麟州建寧若金人來攻亦死  
於難存中魁梧沈鷲少警敏誦書數百言力能絕人  
慨然語人曰大丈夫當以武功取富貴焉用俯首為  
腐儒哉於是學孫吳法善射騎宣和末山東河北群盜

四起存中應募擊賊積功至忠翊郎靖康元年金人  
再圍汴京諸道兵勤王存中與張俊田師中從信德  
府守臣梁揚祖以萬兵入援後隸張俊部曲上問將  
於俊俊以存中對召見賜袍帶時元帥府草創存中  
晝夜扈衛寢惺不頃刻去側帝知其忠謹親信之劇  
賦李昱據任城久不克存中以數騎入擊殺數百人  
帝乘高望見介冑盡赤意其被重創召視之皆汚賊  
血壯之飲以酒曰此血漢存中請復往帝止之存  
中曰此賊膽碎即成擒矣遂大破之復任城遷閭門  
祗候建炎二年討賊涂明于嘉興先登主帥將屠城



存中力諫止之戮其深魁而亡郡賴以全遷滎州刺史高宗南渡以勝捷軍從張俊守吳門苗劉之變又從俊赴難遷貴州團練使尋為御前右軍統領金人攻明州又從俊與田師中趙密殊死戰破之以奇功遷文州防禦使御前中軍統制紹興元年從俊討李成諸將議多欲分道進存中曰賊勢如此兵分則力弱又諸將位均勢敵非招討督之必不相為用後然之整軍至豫章存中率兵數十首破賊于王隆觀追至筠州賊驍將以衆十萬來援夾河而營存中謂曰彼衆我寡擊之當用奇願以騎見厲公以步兵居

前後從之存中夜銜枚渡筠河出西山馳下擊賊俊以步兵夾攻俘八千人諸將夜見存中曰戰未休降卒多忽有變奈何非盡殲之不可存中曰殺降吾不忍諸將轉告俊竟夜坑之乘勝追至九江成遂道去遷宣州觀察使二年春進神武中軍統制宰相呂頤浩袖敕以授存中俊奏留存中軍中上曰宿衛之帥朕所選為不可易也有存中亦固辭且謂神武諸帥如韓世忠張俊皆貴擁旌鉞名望至重如臣大廢一旦位與之抗實不自安不許遣中使宣押乃視事兼提舉宿衛親兵時中軍卒不滿五千疲瘡者居半存中



請拘神武卒借出於外者歸軍中由是軍政寢脩三  
年嚴州妖賊繆羅據白馬源殺王官存中討平之除  
帶御器械加保信軍承宣使權發遣鄜延路馬步軍  
副總管六年為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密州觀察使  
先是張俊視師謀渡淮以圖劉豫倚韓世忠為用世  
忠圍淮陽從浚乞弘俊將趙密為助俊拒之趙鼎語  
浚曰世忠所欲者趙密爾存中武勇不減於密盍令  
存中助之浚請於朝故有是命於是存中以八隊萬  
人趨督府助世忠十月存中與劉猷戰于藕塘大破  
之猷之初入也淮西官撫使劉光世欲棄廬州退保

太平賊衆十萬已次濠壽間浚命張俊拒之使存中  
往泗州與俊合及至泗則光世已舍廬去浚遣人諭  
之曰一人渡江即斬以徇光世不得已還廬駐兵與  
存中相應賊先犯定遠縣存中以兵二千襲敗于越  
家坊旣而與猷兵遇藕塘賊據山列陣矢下如雨存  
中急擊之且使統制吳錫以勁騎五千突其陣陣亂  
存中鼓大軍乘之自以精騎衝其脅大呼曰破賊矣  
賊錯愕駭視前軍統制張宗顏自泗來乘背擊之賊  
大敗猷以首抵謀主李愕曰適見髯將軍銳不可當  
果楊殿前也即以數騎遁去餘黨萬人僵立失措存



中躍馬叱之皆怖而降麟在順昌孔彥舟方圍光州  
聞之皆拔砦遁去北方大恐所得賊舟數百艘車數  
千兩捷聞帝遣中使勞賜謂宰執曰卿輩始知朕得  
人也除保成軍節度使殿前都虞候尋兼領馬步帥  
存中奏祖宗置三衙鼎列相制今令臣獨總非故事  
也不允七年為淮南西路制置使將以撫定鄴瓊諸  
軍不果行語在王德傳九年遷殿前副都指揮使十  
年金人叛盟取河南命存中為淮北宣撫副使引兵  
至宿州以步軍退屯于泗金人詭令來告敵騎數百  
屯柳子鎮存中欲即擊之或以為不可存中不聽留

王滋蕭保以千騎守宿自將五百騎夜襲柳子鎮黎  
明不見敵而還金人以精兵伏歸路存中知之遂橫  
奔而潰參議官曹勛不知存中存亡以聞朝廷震恐  
於是有權宜退保之命既而存中自壽春渡淮歸泗  
人心始安冬引兵還行在十一年兀朮恥順昌之敗  
復謀來侵詔大合兵于淮西以待之於是存中以殿  
司兵三萬卒戍淮與金人戰于拓臯敗之時張俊為  
宣撫使存中為副使劉錡為判官王德為都統制田師  
中張子蓋為統制官金人以拐子馬翼進存中曰敵恃  
弓矢吾有以屈之使萬人操長斧如墻而進諸軍鼓



謀奮擊金人大敗退屯紫金山是役也失將士九百人金人死者以萬計而濠圍猶未解俊與存中錡先議班師會有云濠路已通者俊謂錡曰吾欲與楊太尉耀兵淮上安撫濠梁之民取宣化歸金陵楊太尉則渡瓜州還臨安明日命二帥行謀報金攻濠甚急倉皇復回邀錡會于黃連埠距濠六十里聞城陷矣存中錡謀之錡謂存中何以處此存中曰戰爾相公與太尉在後存中當居前錡曰本來救濠濠既已失進無所依人懷歸心勝氣已索此危道也不若退師據險俟其去為後圖諸將皆曰善鼎足而營遣人俟敵

曰已去矣俟自以為功謂錡毋往命存中與德偕至濠列陣未定煙起城中金人伏騎萬餘分兩翼出存中顧德曰何如德曰德小將焉敢預事存中以策麾軍曰那回諸軍以為令其走也遂散亂南奔無復紀律金人追殺甚衆後一日韓世忠大軍至已無及矣存忠乃自宣化渡江歸行在加檢校少保開府儀同三司兼領殿前都指揮使蓋錄拓臯之功而捨濠梁之敗也十二年徽宗梓宮攢求固陵命存中都護竣事拜少傅以保傳為管軍自存中始十四年存中請詣太學謁先聖帝曰學校既興武人亦知崇尚如漢



羽林士皆通孝經况其他乎二十年封恭國公二十八年拜少師恩數視樞密使存中以九重地皆有統制官獨荆襄無之請于朝於是荆南襄陽初置諸統制存中在殿巖凡二十五載權寵日盛太常寺主簿李浩勅令所刪定官陸游司封員外郎王十朋殿中侍御史陳俊卿相繼以為言三十一年罷為太傅醴泉觀使進封同安郡王賜玉帶朝朔望時金主亮有南侵意存中上備敵十策步帥趙密謀奪存中權因指為喜功生事存中聞之上章乞免密竟代之未幾邊聲日急九月詔存中為御營宿衛使劉汜戰敗于

瓜州命存中往京口為守江計虞允文自采石來會存中與之協力拒敵敵不能濟金主亮死與允文輕舟渡江以伺敵及金人請和存中奏俟彼得新主之命無遽許之帝如建康詔存中扈蹕因語宰相曰楊存中唯命東西忠無與二朕之郭子儀也金使復請和存中請拘之江口移書審問若能歸我族屬還舊壤損歲幣復白溝之界以通兄弟之好如是則和議可從不然請斬其使亟圖恢復會駕還以存中為江淮荆襄路宣撫使給舍不書黃命遂寢未幾仍奉祠隆興元年王師潰于符離復起存中為御營使二年



金人再入關議割蜀之和尚原以畀之存中入對曰和尚原隴右之藩要也敵得之則可以睥睨漢川我得之則可以下兵秦雍曩議予金人吳璘力爭不從今璘在遠不及知臣若不言非特負陛下亦有媿於璘近者王師盡銳而後得願毋棄未幾金人復攻淮甸詔存中同都督江淮事湯思退罷升都督陞辭賜坐賜玉鞍勒時諸軍各守分地不相統一存中集諸將調護之於是始更相為援帝親札賜之曰諸帥協和互相策應卿之力也會金兵已深入朝議欲舍淮保江存中持不可乃已金兵在揚州或勸存中擊之

存中不敢渡獨臨江固壘以老之金人尋請盟乾道元年班師加昭慶軍節度使復奉祠時與屯田存中獻私田在楚州者三萬九千畝二年卒年六十五以太師致仕追封和惠謚武恭高宗追念舊臣為之出涕賻錢十萬高宗假借諸將券存中允深嘗曰朕於存中撫綏之過於子弟濠廬之後親筆戒之曰若不使進當行軍法趙密代領殿帥則舉唐崔祐甫奪王駕鶴兵權事豫戒大臣又跋事文曰楊存中之罷朕不安寢者三夕存中天資忠孝敢勇大小二百餘戰身被五十餘創宿衛出入四十年最寡過孝宗以



為舊臣尤禮異之常呼邵王而不名父祖及母皆死  
難存中既顯請于朝宗閔謚忠介震謚忠毅賜朝曰  
顯忠曰報忠又以家廟祭器為請遂許祭五世前所  
無也祖母劉流落蜀隴存中日夜禱祠訪問閭閻數  
千里卒迎以歸御軍寬而有紀所用將士專以才勇  
選不私部曲之舊李顯忠以罪斥存中奏為統制官  
後為名將嘗以尅敵弓雖勁而蹶張難遂以意創馬  
皇弩思巧制衣工發易中遠人服其精嘗營居鳳山  
十年而就極山川之勝後獻於朝廷更築室焉又嘗  
園亭于湖山之間高宗為書水月二字所居建閣

藏御書孝宗題曰風雲慶會之閣子奘工部侍郎倅  
簽書樞密院事昭慶軍節度使

郭浩字充道順德軍隴千人父任三班奉職徽宗時  
充環慶路第五將部將嘗率百騎抵靈州城下夏人  
以千騎追之浩手斬二騎以首還充渭州兵馬都監  
從种師道進築葺平砦敵據塞水源以渴我師浩率  
精騎數百奪之敵攻石尖山浩冒陣而前流矢中左  
脇怒不拔奮力大呼得賊乃已諸軍從之敵遁去由  
是知名累遷中州刺史欽宗即位進安州團練使以  
种師道薦召對奏言金人暴露日久思歸乞給輕兵



間道馳滑臺時其半度可擊也會和戰異議不能用  
帝問西事浩曰臣在任已聞警慮夏人必乘間盜邊  
願選將設備已而果攻涇原路取西安州懷德軍紹  
聖開拓之地復盡失之种師中制置河東辟以自隨  
建炎元年知原州二年金人取長安涇州守臣夏大  
節棄城遁郡人亦降浩適夜半至郡所將財二百人  
得金人不殺使之還曰為語汝將曰我郭浩也欲戰  
即來決戰金人遂引去升本路兵馬鈐轄知涇州權主  
管鄜延路經略安撫時二敵交侵鄜延之東皆金人  
西北即夏境其屬朝廷者惟保安一軍德靜一砦

浩間道之德靜置司招收散亡與敵對壘一年敵不  
能犯并除涇原路兵馬鈐轄知涇州浩去夏人復來  
權帥耿友諒僅以身免一路盡陷張浚為宣撫處置  
使以浩為秦鳳路提點刑獄權經略使知秦州時浚  
經略陝西有言敵可討者浚意向之諸帥恥於不武  
莫敢出言浚檄五路帥悉所部兵會于富平浩獨謂  
敵鋒方銳且當分守其地掎角相援竦釁而動浚不聽  
師出果敗五路俱陷帥府皆徙置他所浚復以浩舊  
官移知鳳翔府寓治寶鷄縣又退保和尚原金人抵  
原下浩與吳玠隨方捍禦蜀以安全第功遷正任防



御使紹興元年金人破饒風嶺盜梁洋入鳳州攻和尚原浩與吳璘往援斬獲萬計遷邠州觀察使徙知興元府飢民相聚米倉山為亂浩討平之徙知利州金人以步騎十餘萬破和尚原進窺川口抵殺金平浩與吳玠大破之遷彰武軍承宣使玠按本路提點刑獄宋萬年陰與敵境通利所鞫不同由是與浩意不協朝廷乃徙浩知金州兼求興軍路經略使金州殘弊特甚戶口無幾浩招輯流亡開營田以其規置頒示諸路他軍以匱急仰給朝廷浩獨積贏錢十萬以助戶部朝廷嘉之凡有奏請得以直達九年改

洋房州節制金人還河南地以浩為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充陝西宣諭使知金州接炤行關中辟浩樞密院都統制節制陝西軍馬十一年拜奉國軍節度使五路陷徙知夔州未行移知金州仍求興路經略安撫使節制陝西河東兼措置河東路忠義軍馬十二年金人內侵宣撫使胡世將召浩及吳玠楊政會仙人原授以攻取之策浩遣裨將設伏破之十四年召見拜檢校少保還鎮賜以御府金器繡鞍仍官一子文資賜田五十頃浩辭曰臣父子起身行陣不敢忘本願還文資帝嘉其意別與一子閣職是歲



三百九十一  
分利州為東西兩路以浩為金房開達州經略安撫使  
兼知金州樞密院都統制屯金州仍建帥府十五  
年卒年五十九贈檢校少師謚恭毅淳熙元年賜  
立廟金州

楊政字直夫原州臨涇人崇寧三年夏人舉國大入  
父忠戰歿政甫七歲哀號如成人其母奇之曰孝於  
親者必忠於君此兒其大吾門乎宣和末應募為弓  
箭手靖康初因拒夏人稍知名建炎間從吳玠擊金  
人九戰九捷累功至武顯郎紹興元年春金人趨和  
尚原又攻箛箐關政引兵大破之斬千戶一酋長二

表率之人無間言亦能遠嫌自保故不惟紹聖之禍  
從姪士林

士林字才卿宣仁聖烈皇后之弟也累官內殿崇班  
殿直英宗書謹守法律四字誨之曰能此則為良吏  
矣每欲進權后屢辭輒止喜儒學涉閱經史通大義  
尤有巧智嘗監揚州召伯牐稅木舊用火印士林改  
刃其印文鑿以為識尤簡便傍郡皆效焉卒贈德州  
刺史神宗立加贈昭德軍節度使紹興初追封晉安  
郡王子公紀

公紀字君正歷閣門祗候通事舍人累進寧州刺史



團練使永州防禦使集慶留後性儉約珍異聲伎無  
所好奉祿多以給諸族得任子恩均及孤遠持宣仁  
后喪未終卒贈感德軍節度使謚曰懷僖紹興初追  
封新興郡王子世則

世則字仲貽幼以恩補左班殿直至內殿崇班復用  
父遺表恩為閣門祇候後除親衛郎以通經典轉內  
殿承制累遷康州防禦使知西上閣門事宣和末金  
泛使至徽宗命世則掌客世則記問設洽應對有據  
帝聞悅之自是掌客多命世則金人軍城下又命世  
則使其軍還進秩二等遷知東上閣門使金遣燕人

歸乞祠以便養不許詔封其母感義郡夫人以政為  
熙河蘭鞏略經略安撫使知熙州進武康軍承宣使  
十年徙利州人徒興元會金入渝盟政建迎敵之策  
兼川陝宣撫副使司都統制政借統制楊從義劫金  
入于鳳翔府城南若敗之獲戰馬數百毋卒起復遂  
帥師趣寶鷄渭水上以拒敵衝凡大戰七斬獲甚多  
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奏鳳翔之捷政奮不顧身功效  
顯著拜武當軍節度使十一年秋金將胡蓋習不祝  
合軍五萬來攻政與吳玠郭浩會于仙人原世將授  
以攻取之策政出和高原浩出商州以為援玠駐秦



州政引兵夜入隴州界趨遂平山與金人對壘又敗  
金萬人通檢干寶雞時通檢居渭北政欲攻拔其成  
通檢將精甲萬衆出政帥勇士鏖戰遣裨將突出陣  
後登山執幟金軍見之大呼曰伏發矣乃驚潰政乘  
勝掩殺通檢定至城門而橋已絕遂擒之和議成  
帝召政還軍民詣部使者借留及入見條奏詳明帝  
善之十三年還鎮加檢校少保賜田五十頃十四年  
分利州爲東西兩路政屯興元府久之拜太尉二十七  
年卒年六十贈開府儀同三司謚襄毅政守漢中十  
八年六堰久壞矢灌溉之利政爲脩復漢江水決爲

害政築長堤捍之凡利於民者不以軍旅廢之  
餘年未嘗升遷將士上下安之政故爲吳璘裨將及  
與璘分道建帥執門下之禮益恭世頗賢之  
論曰李顯忠生而神奇立功異域父子破家殉國志  
復由京中隄議構屢遭廢黜傷哉楊存中出淮甸  
無大勝負與兵最久貴寵獨隆然頗能知幾不陸禍  
敗其亦有天幸者歟郭浩揚政克左右璘兄弟保  
全川蜀數君子皆人所屬倚以成功者奈何撓於和  
議頻失事機人心沮喪不得效言甫方叔受社稷旅  
以成中興之業惜哉



欽定四庫全書





